

傳 播 人 聲

Communication Arts

發行人 / 安碧芸

指導老師 / 李郁青

採訪群 / 黃亦茹、劉子萱

周思竹、張之穎

美 編 / 陳亭蓁



媒體識讀系列活動 《假新聞大開箱》

本刊記者 黃亦茹 採訪報導

系學會以實體行動支持青年抵制假新聞陣線，邀請李惠仁導演來校開講，帶領聽眾進行思辨，一步一步解析假新聞中的邏輯謬誤、揭露製造假新聞的常用手段與目的。

離開主流媒體的導火線

2008年2月18日，前副總統連戰的第一個孫子出生，連戰在醫院門口受訪說：「看完金孫感覺很有福氣，他像爸爸也像媽媽」。所有新聞台都只關心這一件事，每個電視台的整點新聞前20分鐘都在重演這個畫面。當時還是電視台記者的李惠仁導演對此現象感到不可思議，這件事情有重要到需要用這麼龐大的社會資源去告訴民眾：「連戰說看完金孫感覺很有福氣」嗎？

於是李惠仁對主流媒體長久累積下來的失望在這一天

爆發，結束了十五年的電視新聞記者生涯，成為一名獨立記者與紀錄片工作者。

拆解新聞與訊息

假新聞來自於假訊息，假訊息又從何而來？現在的自媒體唾手可得，人人都能透過網路傳遞訊息，於是網路成為了假訊息的溫床。如果缺乏判斷力，所有人都可能在無意間成為假訊息的傳遞者。

李惠仁回憶，曾經有記者同事收到新聞消息但沒有畫面和證據，就到事件現場擺放「道具」然後拍下照片，事後得意洋洋地分享自己運用機智去完成一則新聞。有時候記者做出假新聞的動機很單純，就只是因為得不到證據而去「製造」證據。

導演在講座中用一則1分50秒的電視新聞舉例：仿土雞腿價格上漲，記者採訪了三家餐飲業者如何應對，麻油雞業者表示產品價格會調漲、使用雞胸肉代替半隻雞腿；便當業者表示供應商已經自行吸收成本，但是賣越多賠越多，會以每天

限量一百個、多放青菜來做為應對；炭烤業者表示上游成本沒有增加，但仍會以青菜和滷味來做為替代。

解答是，這則新聞中只有麻油雞業者使用仿土雞，其他業者用的是「白肉雞」。記者為了得到想要的答案，用了「如果」去問業者問題，再對業者的回答移花接木。

當下播放的這則電視新聞的節奏非常快，在短時間內就傳遞了大量資訊，台下的傳播系學生們一時間也沒有發現這則新聞內容的謬誤點在哪裡，更何況是一般閱聽眾？人們很難在短時間內接收大量資訊的同時、去判斷訊息的邏輯架構與真偽，在接收訊息的時候，要記得隨時保持質疑的態度，不要急於分享，應該先查證自己所接收到的訊息是否屬實，再做傳播。

另一則例子是李惠仁導演的作品：不能戳的秘密。禽流感爆發的時候，農委會官員開記者會邊吃炸雞邊說：禽流感病毒只要超過六十度就會被消滅，所以生病的雞肉雞蛋只要煮熟就沒事了。

「這是我們參考世界動物衛生組織的規範、考量台灣的情況並審慎評估後所做的綜合判斷。」農委會如是說。但農委會應該要做的是「遵守」規範，而不是「參考」規範做出「綜合判斷」，而且也應該要保障國人能夠吃到健康的雞。然而當時的記者們卻接受如此說法，並以此發言為農委會做報導，不去質疑這番言論的荒謬性。

做為掌握話語權的媒體記者，應該要發揮第四權的力量去監督政府官員，而不是屈服於權威、替權威說話。

反媒體壟斷與中國因素

「你的攝影角度在什麼位置，你就會出現什麼樣可能跟事實不符的角度。」雖然各家媒體有各自的政治立場，敘述一件事情的角度一定略有不同，但是當新聞媒體被中資、財團收購後，話語權被金錢購買下來的新聞媒體是否還值得信任？

李導演也在演講中分享許多重要的社會議題與現象，2012年由旺中集團併購案所引發的「反媒體壟斷運動」，使NCC委員會在社會壓力下推出「反媒體壟斷法」草案，然而國民黨卻一再阻擋。直到今年二月，NCC委員會才將草案改為「媒體多元維護與壟斷防制法」，再度送交行政院審查。三月被行政院退回並要求再檢討草案與其他廣電法的關係。直至五月，NCC委員會增訂條文：要求新聞台公開廣告收入來源、大股東投資其他事業的動態。目前行政院還未對新版草案做出回應。

關注議題，記錄事件的過程

世新大學的社會發展研究所（簡稱社發所）在今年一月無預警被校方決議停止招生，世新大學對外聲明：停招的原因是「註冊率低、退學率高，而且四年以來無人畢業」。然而所長黃德北翻出紀錄，事實是社發所過去四年有31人畢業。

社發所常為台灣各個領域的議題發聲，對社會運動有很大的幫助，絕對有其存在的必要，也有不少他校系所、校友、社運人士為此聲援，結果世新校方依然將停招申請送交教育部。

問及導演前陣子考上世新大學社發所的事情，李惠仁說「考進去社發所只是一個手段，主要目的是透過這件事情去記錄、探討整個台灣的高教問題」。用拍攝紀錄片的名義進到校內很可能隨時被校方驅趕，所以乾脆利用通過考試、錄取社發所的方式，成為社發所的學生後，校方就沒有理由能阻止他在校內進行拍攝了。

抵制假新聞

當我們在高喊抵制假新聞的時候，除了要求媒體自律外，自主付出實際行動也很重要：監督媒體、查證事實、冷靜用邏輯判讀訊息、關注議題。李導演用兩小時為大家呈現滿滿的新聞開箱樂趣。



何謂人間條件？

如果人生是一個時間軸，感受時光流動是我們的本能，而每個片刻構成的「條件」反映我們「身為人」對人生的想像、探索以及回憶。

—— 節錄自黑朝影展 人間條件 臉書粉絲團



策展的背後

— 第二十三屆黑朝影展

本刊記者 劉子萱 採訪報導

《黑朝影展》是朝陽科大傳播藝術系系上每年最重要的展覽之一，由畢籌會一手發起策劃。今年的動態影展主題為「人間條件」，以「人」為發想，試圖找尋並回歸作品最初的本質。而靜態影展則以「共存」為主題，有共生共榮之意，主張各種類型的創作者可以在文化藝術的領域內互相尊重交流。

「擁有情感就是我們身為人最基本的條件」——太宰治帶來的靈感

「在構想題目的時候，有大概了解大家提案的時候是什麼樣的類型，我就覺得這一次大家，應該是全部，不管是紀錄片、劇情片、微電影，大家好像都回歸到自己本身，可以說是自己心中埋藏很多年的秘密或是感觸、感受，不管是對愛，還是恨，那些比較生活面的，讓它變成一個片的主題」。

談起今年的黑朝影展題目《人間條件》，副總召傅美嘉娓娓道來了發想的過程與靈感，背後支撐的，是太宰治的《人間失格》。有感於「情感」是彼此身為「人」最基本的條件，將動態展題目訂為「人間條件」，期望觀眾在參與完這次的影展，能夠慢慢理解這個世界並不是那麼糟糕，慢慢發現自己身為「人」的條件是什麼？思考自己想以如何的面貌與條件活在這個世界裡？盼望回歸本質，找回原本的模樣。亦即所謂「人間條件」。

「共存」——創作者的共生共榮

而今年的靜態影展，則是題為「共存」。「今年靜態組的作品有很多類型，像是我自己的平面雜誌《小憩時光》、還有劇本創作、整合行銷...等等，因為相當多元、很多創作者能夠齊聚在一堂，所以希望彼此互相尊重，因此取名為『共存』，有『共生共存』之意」。靜態總召趙晏汝提到，今年的靜態展共有七個不同類型的作品，無論從哪個面向，都無法適當的切割，概括表達整體概念。因此在多次的提案與討論，決定以「共存」為名，期許各層面的創作者在文化藝術領域和諧共榮，也許創作的類型不盡相同，但彼此間互相尊重交流，共譜精彩的創意樂章。

接受任何學習的機會 找出最強人選

談到籌備影展最大的困難點，動態組總召李芯誼認為，「溝通」與「公私分明」最為重要也最為困難。「當總召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要想到其他人想不到的。有時候就連稱謂，我也會盡量避免使用『組員』這類的字眼，而使用『夥伴』。這可以避免溝通時產生上對下的階級感。當然還有就是，在處理事情時一定要注意公私分明，就算是再好的朋友，也要熟悉對方的特質、並安排最適合的職務。畢竟籌備影展要找的是一群有共識的人，在各個領域，都要找那方面最強、最擅長的人選，他一站出來大家就覺得他能夠信任，不只信任這個人，也信任這個人的能力，大家願意信服，才能辦一場真正好的畢業展」。而隨著展覽落幕，總召李芯誼感性的說，看到觀眾們的回饋，是他們最有成就感的時刻。「其實我們也很慶幸可以有機會籌備這次的黑朝影展，在這之中學到很多，我覺得當一個總召很重要的，就是接受任何學習的機會，當然我們也會有做不好的時候，那我們就是會聽取大家的意

見再做改進，我們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共識，就是希望系上可以越來越好」。

帶著「希望傳播系可以越來越好」的祝福，這屆的黑朝影展的動態總召李芯誼也勉勵下一屆的策展人：「除了共識以外，不要排斥任何學習的機會，即使是不喜歡的事情。因為你會學到很多的東西，慢慢的就會知道，什麼是自己真正喜歡或不喜歡的。這個非常重要。」

靜態組 v.s. 動態組 分開呈現的重大決定

值得注意的是，往年都是合在一起舉辦的黑朝影展，在今年有了突破，第一次嘗試選擇分開執行，有各自的主題與活動。談到為什麼做出如此的決定？靜態組的總召趙晏汝也直言：「其實動態展跟靜態展的性質可以說是完全不一樣，每一屆的畢業展都會有許多爭執，所以今年就想，為什麼不嘗試分開辦？」趙晏汝認為，在作品的呈現上，靜態作品的效果與動態影片大不相同，付出了同等的宣傳費，卻無法達到希望的效果。而談到外界傳的「吵架風波」，趙晏汝則表示「話語是一把雙面刃」，如同動態組總召所表達的，大家都是為了系上努力，吵架只是一種溝通的方式，長達七個多月的影展籌備，人與人之間無法避免意見的摩擦，這樣的碰撞也是學習的過程。「今年選擇分開辦展，其實是大家經過多方考慮後認為較適當的方式」。被問到是否會建議下一屆如法炮製？總召們都認為，沒有所謂的「最好」，只有「最適合」。若情況允許，分開辦展也不失為一個恰當的做法。最重要的，是能夠順利將作品本身凸顯，真實傳達導演與背後製作團隊盡心盡力欲帶給觀眾的深刻感動。

少女與性最可愛的碰觸 – 專訪《女孩荷爾蒙》導演林思妤

本刊記者 張之穎 採訪報導

《女孩荷爾蒙》是今年朝陽傳播系第二十三屆畢展 – 人間條件的八部劇情片之一，和第二十四屆的畢製劇情片《平凡的末日》一同入選了公視學生劇展的複選徵選。《女孩荷爾蒙》是關於一個女孩探索「性」的成長故事，對朝陽往年的畢製劇情片主題，甚至是各大學校傳播相關科系的畢製來講，都是個相當特別的題材。

酸酸又甜甜 《女孩荷爾蒙》的誕生

《女孩荷爾蒙》導演林思妤就如同片子裡的調性，溢著少女輕快的氣息。林思妤原本是美術出身，但想到這是身為學生的最後一年，就給了自己沒嘗試過的挑戰 – 當導演，談到拍片題材從哪裡來，林思妤說除了覺得女生好奇心是很有趣的點，題材也來自她的女生朋友們，因為和女生朋友聊天，大家總是不會說到『那方面』的事，而這個發現變成一個觸發點，《女孩荷爾蒙》漸漸在她腦海形成，大家對情慾總是有刻板印象，但林思妤說《女孩荷爾蒙》其實是活潑、豐富、輕快，甚至有點心跳加快的。

第一次當導演的林思妤，就選擇了少女與情慾這個有挑戰性的話題，當初提案時蠻多老師緊張、介意，他們認為這件事有點危險，導致林思妤自己也開始糾結到底要怎麼拍，而且當時的她其實對『性』還是很害羞的，不過在多次的想像後，林思妤有了答案，對她來說，情慾就是粉粉嫩嫩、酸酸甜甜的氣氛，而不單單是露點、激烈的衝撞，給了自己答案後，林思妤說服了自己，也說服了老師。

原本以為在提案時還對『性』感到害羞的林思妤，在拍完這部片後會有特別的影響，林思妤坦承的說沒有，但卻反思了更多以前想過的事，這次拍片對她而言，更多的是經驗的提升，由於是第一次當導演，所以請來的是專業的演員而非素人演員，這能讓她去和演員討論劇本的時候，去做一個斟酌，提醒她要小心的處理劇本，問起她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林思妤笑笑的說因為片中有床戲，原以為找女演員會很困難，但反而是男演員比較害羞，讓他們找男演員時處處碰壁，結果最後找到的男演員是一名同志。

林思妤在最後告訴我們，《女孩荷爾蒙》是在拍女生的事情，女生的事情也很少被拿來拍，她希望讓觀眾多看女生不同的面向，也提醒觀眾性是很健康的事情，不要認為它不好，或是女生好奇心是很不檢點的，她笑著說『女生們不要害羞，我們也是可以看男生的身體的！』

讓自己成為光 挑戰公視學生劇展

因為《停車格》的刺激，林思妤希望自己在當學生的最後一年也能發光發熱，於是決定豁了出去，丟了兩個劇本到公視學生劇展，一個是在描述重男輕女的家庭故事；另一個就是《女孩荷爾蒙》，結果兩個劇本在初審都入圍了，看似開心的事卻讓林思妤面臨到了新困難 – 要如何做選擇，但對於公視來說，《女孩荷爾蒙》是很新鮮的題材，所以評審們最後選擇了《女孩荷爾蒙》，林思妤謙虛的說，只是因為女性意識抬頭，讓她能乘著這個風，得到這件事情，不過她也說在一開始寫這兩個劇本，也只是想拍出來，並沒有期待去收穫到像現在這樣的成果。



提案通常是大家的惡夢，必須經歷好幾次的排練以及反覆的修改，但是林思妤說自己沒有什麼排練，提案要的只是把故事核心記牢，能回答評審問題就盡量回答這樣而已，雖然有幾位評審表達擔心《女孩荷爾蒙》的呈現方式，但看似阻力的題材也變成推力，反而有更多評審對《女孩荷爾蒙》感到興趣、充滿期待，甚至和林思妤說就放手拍吧，到時候再剪就好了。

對於以後希望能參加公視學生劇展的學弟妹們，林思妤建議大家如果想要寫東西，就要認真的過生活，還要多看電影和書，她說她原本對於看字這件事很難去做到，但上大學後才發現閱讀是非常重要的，不只閱讀，她認為提升 sense 也是相當重要，盡量去和老師們交流、多寫作、多研究電影，最後不忘了貼心又堅定地提醒大家：「得失心不要太重，不要放棄熱情」。



感謝台灣這片土地給予創作養分－ 專訪《釘子花》導演賴建穎

本刊記者 周思竹 採訪報導

NO. 21

朝陽科大傳播藝術系二十二屆畢業專題作品《釘子花》，榮獲 2019 金穗獎學生組最佳劇情片獎。本片以社會底層小人物作為故事主角，以幽默的方式呈現一個平凡角落中的不平凡故事，從 19 部入圍的優秀作品中脫穎而出。這次獲獎除了編劇兼導演賴建穎的努力受到肯定外，更替朝陽科大傳播藝術系系上師生增添一分光彩。

第一次擔任導演就獻給畢業製作

賴建穎出生於彰化，與他對談時能感受到一股親切地道的台灣味。其實在編導《釘子花》之前，他從來沒做過導演，這個劣勢讓他一開始難以得到多數人的信任，光是找到足夠人數成組就是個困難。賴建穎說創作劇本初期，有時從早到晚坐在書桌前，卻寫不出幾個字，為了使自己容易掌握，他選擇去寫比較靠近自己的題材，覺得專



《釘子花》劇照

心把故事說好比較重要，並不用刻意去賦予劇本太大的意義。此外，《釘子花》部分情節是來自導演的生命經驗，剛開始並沒有特別預期觀眾會從中得到什麼感動，他就是很單純的把他看見的人事物投注在劇本裡，主要希望能把草根人物的生命力展現出來。

榮獲 2019 金穗獎學生組最佳劇情片

賴建穎誠實的說，原本金穗只是一個制式化的目標，對金穗獎沒有抱持太多期望，他一直認為入圍就已經很不容易，並沒有想過會得獎，不過他也謙虛的說，自己覺得《釘子花》能獲獎是幸運，剛好符合了當屆評審的口味。問起他覺得這次得獎的意義，他說這是一個肯定，金穗讓大家知道他有能力，也期盼在金穗的獲獎紀錄能讓自己未來拍片籌資之路更順暢。

分享經驗 傳授後輩

賴建穎說拍《釘子花》最大困難就是時間和錢兩大問題，製作期曾爭取到彰化縣政府新聞處拍片補助二十五萬，賴建穎說雖然金額不多，但至少也是一筆，事實上很多地方政府都有拍片補助資源可以去挖掘，他建議學弟妹多去尋找這些資源。此外，第一次當導演就獲獎的他特別鼓勵學弟妹勇敢嘗試沒做過的事情，而拍片也不是為了參加比賽，不用特別去迎合比賽的口味，就是拍自己真的想做的就好。問起創作心得，他認為可以多關心身邊的人事物，不一定要寫太遙遠的事情，所以賴建穎把《釘子花》帶回自己的故鄉彰化拍攝，像是他在獲獎時上台最後一句所說的，「感謝台灣這片土地給他創作的養分。」